文化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热线：028-86110843
邮箱：jydb4@sina.com
教育导报

新学期 你好！

■ 米丽宏

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。又是一年开学季。

开学，对于孩子们来说，不仅是走向校园，更是开启一扇心灵之门：告别懵懂，走向明朗；像鱼儿游进海洋，回归集体。

校园、课堂、同学、老师、歌声、书声、运动、成长……这是属于学生时代的关键词。摸一摸散发着墨香的新书，聊一聊暑假生活的趣事，畅想一下新学期的生活……秋日正好，阳光不燥，无限的期待中，在心里道一句："新学期，你好！"

也许，孩子们眼下还意识不到，一切的经历、感触、发现、思考，都是无形的财富，每一颗不经意间装进口袋的沙砾，都将是未来的星辰。书页习题，如山谷湖泊，充满跋涉的艰辛和乐趣。若想收获，必须耕耘；若想抵达，必须坚持。成功由勤奋得来，时间从不会辜负辛劳的汗水。你看，田野里那饱满的谷穗，正是因为吸收了阳光雨露，将沃土丰富的营养化作了沉甸甸的籽粒。

学习，正如农作。一分收获，就等于一份汗水、一分耕耘。

开学季，对于家长来说，不是对孩子的撒手，而要用自身的成长实现对孩子的陪伴。学校是孩子的家园，家庭更是孩子的港湾。家长，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。要想教育好孩子，父母要先给孩子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，为他打开自信之门；要学习科学的教育理念，顺应孩子的成长规律；要拿出时间，去陪伴、观察、引导。教育是一件缓慢的事情，来不得半点着急，它需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。"细雨湿衣看不见，闲花落地听无声。"想让孩子信赖、聆听，你就要试着让自己的语言有趣味。如果你觉得很难，那就意味着——你该读书、学习、来充实自己了。

开学季，对于教育者来说，是一种动力与压力并存的重生。作为教师，教育是生活的日常，亦是春风化雨的浸润。新学期的意义，不是年轮简单的叠加，而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去"破茧"，是否敢于去"升维"，守住师者本心，勇于拔节生长，在熟悉的校园里，活出自己的专业风骨和生命气象。

好的开端，是成功的一半。"开学第一课"的设计与开蒙，多么重要。在物质极为丰富的当下，引导孩子们去认识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，去体悟仁人志士百年奋斗的英勇顽强。家国情怀、英雄传奇、民族精神，都可以引进课堂来，让他们在更广阔的视野里看到品德之光、精神之芒、知识之美，看到前行道路上那一道道光亮，让温暖和正能量在无数梦想中汇聚绵延。

又逢开学季，扬帆启航时。让我们大手拉小手，一同追梦，一路前行，一起去探索新学期里的星辰大海！

南瓜藤上听秋声

■ 魏世通

小院的南瓜藤今年长得格外茂盛。春末点下的几粒种子，不出两月就把半边院墙都占满了。黄花开了又谢，不知不觉间，藤上已挂了五六个南瓜。

秋来得悄无声息，这个季节是最美的，我喜欢在秋天的夜晚，伴着凉风听秋虫在南瓜藤上鸣唱。天刚擦黑，院子里就响起细碎的虫鸣。起初只是零星的几点，像谁在暗处轻轻叩着玉磬。渐渐地，声音多了起来，高高低低，远远近近，竟织成了一张秋声的网，将整个小院温柔地笼罩其中。

我放下手中的茶盏，轻手轻脚地来到院中。月光很淡，像一层薄纱浮在半空。南瓜藤在夜色里变成了一幅水墨画，那些白天里张牙舞爪的藤蔓，此刻都温顺地伏在竹架上，显出几分倦意。虫声随着我的脚步忽地停了，院子里一时静得能听见露珠在南瓜叶上滚动的声音。

我在藤架下的石凳上坐下，屏住呼吸。不多时，一只胆大的蟋蟀率先打破了寂静。"唧——"它拉了个长音，像是在试探。见没有危险，又"唧唧"叫了两声。很快，其他虫子也加入了这场夜曲。油葫芦的鸣声低沉浑厚，像老人在咳嗽；金钟儿的叫声短促清脆，如同玻璃相碰；还有不知名的小虫，发出细雨般的沙沙声。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，竟出奇地和谐。

借着月光，我仔细寻找这些秋夜的歌者。最易发现的是伏在南瓜叶背面的纺织娘，它通体碧绿，翅膀微微震动，像是在为同伴打拍子。几只蟋蟀藏在藤蔓交错处，触角不时抖动，显得机警又活泼。最有趣的是趴在南瓜花残萼上的一对油葫芦，它们一唱一和，俨然是配合默契的二重唱。

夜渐深，露水打湿了我的衣襟。南瓜叶上的露珠越聚越多，终于不堪重负，"嗒"的一声坠入泥土。这细微的响动惊动了叶下的小虫，它们四散逃开，又很快在新的叶片下安顿下来。虫声因此有了片刻的停顿，继而以更大的热情响起，仿佛在庆祝这场虚惊。

我忽然想起儿时在乡下，每到秋夜，外公就会指着屋檐下的虫鸣对我说："听，这是秋姑娘在纺线呢。"那时，我总觉得虫声里藏着什么秘密，常常趴在窗前听得入神。如今外公早已作古，秋虫的鸣唱却年年如约而至。

月光移过中天，给南瓜藤镀上一层银边。虫声不知何时变得稀疏了。只有三五只最勤勉的歌者还在坚持，它们的鸣叫也不再连贯，常常叫到一半就戛然而止，像是在犹豫要不要继续。夜风掠过南瓜藤，藤须相互摩擦，发出细微的"沙沙"声，在替困倦的虫子们完成未尽的乐章。

我起身准备回屋，却不小心碰响了竹架。虫子们再次集体噤声。站在门口回望，月光下的南瓜藤安静得像一幅剪纸，而那些秋虫，又开始它们小心翼翼地试探。先是东边一声"唧"，接着西边两声"唧唧"，很快，秋虫又此起彼伏了。

夜更深了。虫声渐渐隐去，只剩下最固执的一两只还在断断续续地鸣叫。那声音忽远忽近，像是在梦里，又像是在记忆的最深处。

毕竟，这样的秋夜，随着季节的更迭听一次就少一次了。而我能做的，就是静静地听，把这些声音连同这个秋天，一起收藏进记忆的匣子里。

青春里走过的队列

■ 俞俊

眼看着九三阅兵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手机推送的新闻里，长安街两侧装点一新，训练中的军人身姿挺拔，队列如刀切般整齐，每一个画面都像一幅充满力量的油画。记忆的长线轻轻一扯，就把我拉回了青春里那两个被汗水浸泡过的夏天。

高一那年，我们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，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军训。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，塑胶跑道像要被融化一般。教官是个皮肤黝黑的年轻战士，带着我们学习站军姿、走正步、唱军歌。休息的时候，大家在大树下用军帽扇着一点点凉风，互相打量着自己的新同学，热烈地聊天。我注意到一个女孩脸圆圆的，皮肤很白，眼睛像是会说话，暑热在她脸上蒸腾起一层好看的粉色。她一边说话，一边冲着我笑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像三伏天里的一支冰棒，消解了我的疲惫和焦躁。后来，她成了我的后桌，那个夏天的开场白，延续成了3年的同窗情谊。

军训结束后，召开迎新晚会，学校大礼堂简陋的舞台上，有个唱歌的同学因为紧张，拿着话筒，嘴巴张了几次，一个音符也未能挤出。不知是谁带头鼓起了掌，接着掌声与喝彩声便如潮水般涌来。于是，颤抖的声音终于青涩地响了起来。我们好像在这场盛大的仪式里，完成了从陌生到熟悉的全部过程，一个新的集体诞生了。

大学时的军训，要求更高了。每日，我们要把被子叠成一块四方周正的"豆腐块"，要驯服它，须拿出对待艺术品般的耐心与严谨。一遍遍抚平，一遍遍用手掌"切"出棱角，当那件柔软之物终于有了硬朗的线条，安静地踞于床头，并终于得到教官点头认可时，我感到一种类似于创造的满足。

最难忘的还是军训结束前的长途拉练。队伍像一条长龙，沿着城市道路缓缓行进，身体从兴奋到疲惫，再到麻木，最后只剩下一个念头在驱使着双腿。有那么一刻，我真想放弃，就地坐下。终于再回到熟悉的校门，那种喜悦与放松涤荡了所有的疲惫。我从此爱上了跑步，爱上了那种在疲惫中向身体的极限挺进，并最终超越它的感觉。这份坚持的能量，是那年的队列赠予我的礼物。

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写道："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，吮尽生活的骨髓。"我有时觉得，两次短暂的军训经历，也让我提前学会了如何扎入集体的洪流，扎入自我身体与意志。每当看到电视里阅兵的直播，看到英姿飒爽的战士们，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如一，共同成就了一种宏伟而庄严的铁军美学。那整齐划一的步伐，踏出的不只是节奏，更是千万颗心脏共同的脉搏。透过那一张张坚毅而年轻的脸庞，看到他们背后无数个日夜的汗水。当礼炮响起，当方阵迈着震撼大地的步伐走来，当那些年轻的战士们眼神坚定地望向前方，他们目光所及，皆为康庄大道，他们步伐所向，皆为家国安宁。

我知道，无论走多远，我永远感恩于自己的青春记忆里，曾走过那样的队列。它教会我在漫长人生中，该如何站得笔直，如何昂首前行。

行李箱里的远方

■ 袁家莉

开学在即，儿子要去千里之外的北方上大学。我翻出那个深蓝色的行李箱，箱子边角已有些磨损，像被时光啃噬过的旧物。我打开它，准备为儿子收拾行装。

"妈，不用带太多，那边什么都能买到。"儿子靠在门框上刷着手机，偶尔抬头看我一眼。我没作声，只是将箱子平放在客厅中央，拉开拉链。

先放进去的是几件羽绒服和厚毛衣。北方的冬天冷，我特意买了加厚款的。一件深蓝色，一件黑色，都是耐脏的颜色。我一件件地抚平褶皱，叠得方方正正，还往箱子的角落里塞了几双加绒的袜子和手套。手指划过毛衣的纹理，心里计算着北方何时入冬，他会不会记得及时添衣。

洗漱用品、拖鞋、衣架、家乡的特色食物……东西一件件增多，箱子渐渐满了。望着这只鼓鼓囊囊的箱子，恍惚间，时光倒流。

28年前，8月末尾的傍晚，暑气未消。母亲在昏黄的灯下，为我准备第二天去省城上大学的行囊。那只印着"上海"字样的旧帆布袋，是家里唯一能出远门的行李袋。

母亲不识字，连县城都没去过几次。她只是听村东头读完高中的张会计说，城里凉得快，被褥要厚实。她便从柜子里掏出今年新弹的棉花胎，用针线密密地缝进新洗的被套里。那棉被厚实得几乎塞不进布袋，她便跪上去，借助身体的重量压下去，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

母亲准备东西有着浓厚的乡土智慧。抓了一布袋炒米，几块自家腌的咸菜疙瘩，说万一吃不惯，能顶饿；一小瓶用香油浸着的黄土，说是到了地方兑水喝，防治水土不服；甚至还有一小包针线，嘱咐我袜子破了可以自己补补。

最让我当时觉得难为情的，是她连夜纳的一双厚布鞋。"城里人兴穿皮鞋，这个在宿舍穿，暖和。"她举起那双结实的、鞋底密布着上千个针眼的布鞋，眼神里有些许忐忑，怕我嫌弃。那鞋，我最终一次未穿，却也在箱底压了整整4年。

母亲整理完，对着那只鼓胀得变了形的帆布袋，搓着手，在屋里转了一圈，忽然又想起什么似的，从炕席底下摸出用手绢包得严严实实的几张钞票，迅速塞进布袋最里面的夹层，用手按了又按，才拉上拉链。那一刻，她望着行李，眼神空茫了一瞬，那目光仿佛已经越过千山万水，落在了她完全无法想象的我的未来生活上。

如今，我也站在我的儿子面前，重复着母亲当年的一切。我才陡然明白，母亲那时塞进行李的，不是炒米，不是咸菜，不是那双笨重的布鞋，而是她所能给出的全部。她的世界很小，但她毫无保留地将整个世界都塞给了我。

行李箱的拉链声将我从回忆里拽回。儿子已经回房，客厅里只留下我和那只崭新的行李箱。我最终还是悄悄拉开拉链，将一包他从小爱吃的家乡点心，塞进一个缝隙里。

母爱或许就是这样，沉默而饱满，一代又一代，被我们装进行李箱，带向远方。

从此故乡只有冬夏

■ 伟大江

拎着行李箱站在老家门口时，院墙上的丝瓜藤正缠着竹架疯长，绿得晃眼。母亲听见动静从屋里出来，手里还攥着刚拆的被单，"回来得正好，趁天好把你房间的被子晒晒。"我应声进门，目光扫过院子角落——去年冬天临走时，那棵老槐树还光秃秃地立着，如今枝丫上早已爬满了叶子，中间的春秋两季，竟像被谁悄悄抽走了，只留下冬与夏的碎片。

第一次意识到"故乡只有冬夏"，是刚上大学那年。寒假回家时，火车驶进县城，车窗外的田埂上积着薄雪，路边的枯草上挂着冰碴，空气里是熟悉的冷冽。推开门，母亲正站在灶台前熬着红薯粥，灶膛里的火苗把她的影子映在墙上。

"冻坏了吧？快把棉袄穿上，我给你留着去年那件厚的。"母亲从衣柜里翻出棉袄，袖口还缝着我去年扯破的补丁，暖乎乎的棉花裹着身子，我才觉出"回家了"的踏实。可没过多久，开学的日子就到了，临走前，母亲往我包里塞了袋炒花生，"春天家里的香椿该冒芽了，可惜你吃不上，去年你还说要多摘点腌起来。"我点点头，没敢多回头，怕看见她站在门口目送的样子。

等暑假再回来，已是盛夏。推开家门，一股热浪裹着草木香扑过来，院子里的杂草比去年又高了些，母亲正蹲在井边洗桃子，"刚从后院摘的，你小时候最爱爬那棵桃树。"我放下行李凑过去，看着她手里的桃子，茸毛上还沾着水珠，咬一口，香甜的汁水顺着手指流。吃饭时，母亲念叨着"春天的香椿没人摘，都长老了""麦子是隔壁李叔帮忙收的，他说你要是在家，还能帮着扛两袋"，我扒着碗里的米饭，忽然想起在学校食堂看到香椿炒鸡蛋时，盯着那盘菜愣了好久——原来故乡的春天，早已变成了食堂里陌生的味道，成了我错过的风景。

后来的几年，这样的错过成了常态。寒假回家，总能看见母亲把我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晒过的被子有阳光的味道，灶台上永远熬着我爱吃的红薯粥；暑假回来，院子里的丝瓜、豆角长得满架都是，母亲会摘最新鲜的炒着吃，还会念叨："今年秋天的桂花开得特别好，我给你晒了些干花，装在罐子里了，带回学校泡水喝。"可那些关于故乡的春与秋，我只能从母亲的话语里、从她塞给我的罐子里，拼凑出模糊的模样——春天的香椿有多嫩，秋天的桂花有多香，田埂上的麦子熟时是什么颜色，都成了隔着时空的想象。

去年寒假回家，发现院墙上的丝瓜藤早就枯了，只剩下褐色的藤条缠着竹架。母亲正坐在屋檐下择白菜，"今年冬天比去年冷，我给你织了件毛衣，你试试合不合身。"她递过来的毛衣是浅灰色的，针脚有些歪歪扭扭，却是我穿过的最暖的衣服。吃饭时，她又说起春天："明年春天你要是能回来就好了，后院的香椿肯定能长不少，咱们一起腌香椿酱。"我看着母亲眼里的期待，忽然鼻子一酸——原来求学在外这些年，乡愁早已变成了"下次回来，一定要赶上故乡的某个季节"的念想，变成了冬夏两季里，母亲递来的棉袄与毛衣、灶台上的粥与菜。

如今再回家，看着院子里的夏景或是冬雪，我不再会为错过春秋而遗憾。因为我知道，那些没见过的故乡的春与秋，都藏在母亲的念叨里，藏在她为我准备的每一样东西里；而故乡的冬与夏，也早已盛满了她的牵挂——冬天的棉袄是暖，夏天的桃子是甜，这些细碎的温暖，拼凑出了我对故乡最真切的眷恋。

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：610225 报址：成都市双流区黄荆路13号 邮发代号：61-30 广告联系电话：028-86140497 定价2.00元 本报法律顾问：万刚律师 电话：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：川广登字[2020]0011号 印刷：成都博瑞印务有限公司(成都市锦江区锦江工业园三色路38号)